

最新冬雪伤随笔散文 冬雪的散文随笔(大全8篇)

安全标语以简短易懂、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，让人们在瞬间理解并记住安全注意事项。编写安全标语时要选择简单易懂的词语和表达方式，避免使用过于专业化或晦涩难懂的术语。下面是一些实用而又富有创意的安全标语案例，希望能对您的工作和生活有所帮助。

冬雪伤随笔散文篇一

苍松映雪，梅源苦寒，兰居孤傲，菊不谢霜，一切看似那么寒冷，却衬托北雪之国冬的踟蹰。一叶冬眠漫天的飞雪，扬扬洒洒，飘飘逸逸，飞飞扬扬，数条白龙，沿浑噩的天际席卷而来。倍感隆冬的严寒，而扑面而来的竟是凉爽滋润，沁人心脾。

什么是雪？纯洁是雪，晶莹是雪，飘逸是雪，它们是来自天国的使者，我们看到了雪的纯真、至善、洁美。它源于是水而胜于水，我爱雪，爱它的洞府深处潜藏着的灵性。水，无形亦有形、无态亦有态。而雪继承了这种灵性，漫天飞舞，遁地无声，融化无形。宛如世间真爱，相知时飘，相恋时舞，相爱于无形。雪继承了这种力量，是爱的自然写照。

原有的一地的枯枝败叶无迹，被洁白松软覆压。春花秋叶，荏苒风尘，被皑皑的纯洁摄取了灵魂。万物的喧哗嘎然，到处都是雪的精灵，雪色掩映。

俯首雪野，飘浮的雪像夜空中无数的星星在奔跑，它们嘻闹、颠狂，与静穆的梧桐嬉闹。无声无息，悠香的雪，在北风烈里降落，在僵土上莅临。围脖、棉服，皮靴上融化，无声无息，一汪细小的水流。

静，大气、安逸、富于诗意。动，超脱、浑然、凌冽。白色的精灵在舞动，白色的梦幻在舞动，在时空中，跳跃着，穿梭着，驰骋着。雪花从天空中飘落下来，如舞蹈家在空中舞动一般，婀娜多姿楚楚动人，落到地上后，恰似给大地套上一件白夹袄似的。你踩在地面上，就会听到“嘎吱嘎吱咔嚓咔嚓”的声动，那音符如此动听，如此完美。雪洒人间，洒向一切需要白色的地方。

冬雪伤随笔散文篇二

又一场冬雪于傍晚降临了，虽然时隔不久，我却没有了那种对雨雪的反感。朦胧月下，依窗赏雪，凄清而静雅。独守着祥和温婉的月夜，狭隘的审视，它的美既陌生又凄凉，眼望着一地素白的薄雪，曼妙的舞姿下静静的融化，润泽素净的雅致里又平添了浪漫婉约的情思。

窗外闪烁的灯盏灼痛了我忧郁的眼睑，我只有静静的感受这份孤寂的惬意，唯恐唐突的笔墨殇了信笺，摊开烦乱的'心序，不知谁的等待落寞了谁的忧伤，谁的眼泪氤氲了谁的期望。

追溯到初始的梦魇，那个无法凌驾于轮回的梦正在悄然的苏醒，早已不知，沉默了多久，遗忘了多少，却还是在牵强的守候！

鉴于此，一怀愁绪，纷涌而至，奔流不息……

冬雪伤随笔散文篇三

雁去南方，独留一缕青烟诉说着天空的仅有的寂寥，不再迷茫，没有一丝生气，惟有那挂在苍穹上的蔚蓝。

身为沧海中的一粟，宇宙中的一尘，并没有太多的抱怨苟活于世，也并没有太多的能去改变所有的步不可能。轻信别人是对自己的一种残忍，对自己的一种无心的伤害。

或是自己太天真，或是自己太过于茫然。尘世间的一切都太过于深奥，并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。那悲戚的所有，还真多！身边也有关心你的人，爱你的人，但他们出于内心的教育，言语却又能改变你多少？内心里的那道最美的风景，是亘古不变的。记住那道风景给你带来的快乐，也不要其它风景给你带来的风雨挫败。

面对与现实相反的言论，你只能坦然对之，微笑对之。在这里，没有亲人的蔽护，没有朋友的问候，没有你在乎的人对你的在乎…但记住，你照样活的潇洒。内心的那份柔弱要被坚强所替代，眸里的那滴泪要被微笑所覆盖，神情的那抹悲伤要被快乐所掩埋。

尽量不要让人看到你的心事，因为那只会增加别人对你的嘲讽与怀疑，更不要让别人指着你的鼻子说你单纯的到了傻的地步，因为那样只会增加别人对你的曲解与笑然。尽然把自己伪装的更好，包裹的更好；不能让一丝光线透入缝隙，渗入皮肤；那只会把你灼的伤痕累累，最后只能独自一人用盐水清洗伤口，还要一遍遍的说：疼麽？这就是人生。

累了，就吹吹风，看看天空，想想大海。与其被灼的遍体鳞伤，还不如独自走向生命的最边缘！

冬雪伤随笔散文篇四

香山红叶，长空雁阵，暮秋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。四季轮回，不经意间，冬天又走进了我们的生活。

“一九冬至一阴生，万物自始渐钩萌，莫道隆冬无好景，山川草木玉妆成……。”冬至过后万物钩萌，随后就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雪、大雪。清诗人林之翰，一首九九消寒图诗句，徐徐道来，遥远的冬季，美丽动人的银色世界，跃然纸上。

诗人墨客最钟爱冬之雪，关于冬雪的诗词也最多：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，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；“千山冰封，万里雪飘……”。冬之雪是一位混血儿，它博大、雄壮、严肃、孤独、高傲、神秘。它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和意志的磨砺。我敢说，谁敢直面冬天，接受冬之雪的洗礼，谁就铸就了强者的基石。

农民最钟爱冬之雪。是农家子弟受农民爱雪的影响，或是腊七、腊八冻死叫化的日子出生的缘故，我最爱冬之雪，听书最爱《水浒》中，林冲雪夜上梁山一段。读诗最爱读：“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”；“昨夜深雪里，梅花数枝开”；“黑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”的诗句。

记得小的时候，冬天的`大雪一场紧跟一场，大雪封门也是常有的事。那时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风雪中奔跑、舞蹈；在风雪中大声吼叫：下大雪了！下大雪了！然后是堆雪人，打雪仗。那时的父辈并不管孩子们在冰天雪地里疯玩的事儿，或许他们是有意识让孩子们接受冬之雪的锤炼，或许他们是有意识让孩子们代他们亲近希望的冬之雪。不管怎么说，每当大雪纷飞的日子，父辈们总是乐哈哈的。时常坐在一块，谈论絮之又絮的话题：“这次小麦的雪被子又盖得很厚实了”。“瑞雪兆丰年，明年的收成错不了”。

钟爱冬之雪，我时常想起三十年前冬天的一件趣事，那是村里一位大叔娶新娘的故事，一夜大风雪，把进村的路口封住了，马车没办法进村，新郎、娘子被堵在了村口。迎亲的和接亲的队伍就这样隔着雪围子相互张望着干瞪眼，急的大爷和大奶奶直转圈。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：“新郎背新娘，走土围子”。于是又有许多人应和起哄说：“好呀！新郎背新娘，走土围子”！那时的婚姻可不像现在的自由恋爱，从订婚到结婚，有的甚至都互不认识，所以在乡亲们众目睽睽之下，一对小夫妻就是拉不下面子。最后一对新人在大家的又拉又拽怂恿下脸红脖子粗，扭扭捏捏，在众乡亲们前呼后拥和吆喝声中，一背一附，摇摇晃晃，绕道上了村口废弃的

老土围墙上。茶余饭后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太多年了！自从暖冬的名词喊出，冬之雪就成了象征似的表示。对于过去冬之雪的描述，冬天里的故事，孩子们总象听离奇的《天方夜谭》，和有趣的童话故事。今冬的雪已经落下来了，已算是这几年少见的大雪，可似乎还是下得那么不尽兴，那种纷纷扬扬的大雪怕只能留在记忆中了吧！

冬雪伤随笔散文篇五

——写给我亲爱的欧囡宝贝

妈妈十岁前是在苏北老家生活的，如今关于老家的很多记忆在妈妈的脑海里已经变得模糊了。但苏北冬天的雪，妈妈记得特别清楚。小时候，每到年底，老家的雪都会下的很大。往往一觉醒来，向外看去：地上、树上、田野里、草垛上、屋顶上……到处都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。大雪下上几天，积雪便会漫过我们的雨靴，有时甚至漫过了我们的膝盖。所以，那个时候，大人们早上开门后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铲雪，清理出一条道这样方便一家人白天出行。但孩子爱雪似乎是天性使然。我们会故意踩着路边厚厚的积雪，听着鞋底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的东家走到西家去给村上的长辈们拜年。与小伙伴们打雪仗那可是常有的事，有时在大人的帮助下，我们还能堆出一个像模像样的大雪人呢。妈妈的印象里就有那么一个大雪人，堆在老家门前的小路旁。还记得我们先滚了两个大大的雪球做雪人圆圆的身体，然后用胡萝卜做雪人的鼻子，树枝做雪人的手，最后拿水桶当雪人的帽子。那时冬天很冷，雪人要过很久很久才会化掉呢。当然，开始化的雪就不好看了，因为和着泥水白雪就变成灰雪了。

这些天，电视新闻里，广播里，网络上到处都在大肆宣传“寒潮来袭”的新闻，为了博人眼球有些媒体甚至打出了“世纪寒潮”这样触目惊心的标题。将这股寒流称之

为“世纪寒潮”，可仔细想来这个世纪我们又走过了多少个年头呢？十五年，不过十五年啊。媒体界围绕这股寒流大做文章；教育界也为之一振，“休業式取消，提前放寒假”的消息从大江南北各方传来；朋友圈也被各种“寒潮”的消息刷屏了……在真正的寒潮来袭之前，我们好似已被意念中的“寒潮”包围了，笼罩了。

送宝贝一首王安石的《梅》吧，让我们在大雪纷飞的季节里一起细细品读。

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

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

冬雪伤随笔散文篇六

一帧画作，数卷词文，任芳华褪减岁月流转，妳远眺的背影始终定格在我记忆的港湾。或许，前世今生早已冥中有约，在桃红柳绿的溪岸，妳我有相遇的必然。也注定了自兹挥手的忧伤。

多少不眠的`午夜，細品妳曾经频传的纤文，句句绵情，段段催心，仿佛花絮随风飘逸，溪岸染香。在仓促的有生过往，能绵藏在心底的红颜，有几许？唯美的情怀，曾经穿越滚滚红尘，飘过世俗的铜墙铁壁，相聚于秋水洲汀。温柔的情怀，曾记下多少心海碧浪。留下厚重的文字苍凉。寄奠往后孤寂的岁月。

决绝的挥手，泪洒长亭，雨落燕山。無尽的思念，曾拉長过多少冷夜的辗转；無尽的等候，曾陪伴过多少残霞隐退消散。

妳来，如惠风轻抚书窗。妳去，如洛神伤离隔云端。

在淼浩無涯的海域，妳姗姗而来，飘渺而尽散。绝望的心绪，

肠断無声，林暗無阳，思竭無泪，任凭岁月将青丝染白，任凭华颜刻满沧桑，任凭心岭堆雪冰凉，任凭今生廖落魄散，今世亦無憾。

冬雪伤随笔散文篇七

前夜，塞外江南，天地苍茫，不见曦月，一夜飞雪入冬。

父亲已经走了一年半载有余，老宅里的亲戚们也各奔东西很少会面，一切似梦非梦，空留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世俗尘缘缠绕在心底。

父亲晚年特别喜欢去县城市场卖菜。乡里三亩菜地里一年有三季中各类蔬菜一茬茬不断档。就是到了冬季，他有时候去批发些别人的菜再以优惠价出售，总之闲不下来。买菜时若遇上个相熟多年的老伙计、老乡总要唠唠嗑，家长里短、天南海北，不吐不快。父亲和我们子女之间的话很少，主要是我们整天忙得见不上面。即使过年聚会，一家人短暂团圆也是抱着手机各玩各的，让父亲感到无趣无语。小时候我们一个个话多的很，隔三岔五的还惹点事情，家里经常热热闹闹的，充满烟火气息。而今却像熟悉的陌生人，高深话题也谈不到一处，颇有些失落和烦闷。老人家耐不住寂寞，总喜欢捣鼓些什么，有时候也去凑热闹听听什么养生保健讲座，买一些没用的保健品，花了冤枉钱还以为物美价廉。我们都心知肚明，只要不离谱也由他去，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忙人不管闲人事，各有各的活法，走一村算一站，平平安安、简简单单就是福。

这几日，还没有进入腊月，一场超过20度的降温严寒把小城包裹的冰天雪地。天空淡蓝，万里无云，冬日的暖阳虚弱无力，寒冷笼罩下的小城，静谧、苍白、清寒，极少夏日的喧嚣盈耳。地面积雪半融结冰，道路湿滑，走路都需三分小心。想来父亲晚年不是无事可做，而是做事思虑太多，经常风风火火来往于城乡之间奔波操心。干起农活家务从不服老，见

人总是客客气气、以礼相待。热心为周围的乡亲排忧解难，乐善好施、乐于助人，有好口碑。

冬雪伤随笔散文篇八

冬雪（随笔）

千条万派活着的记忆流泉似乎全然消逝于故乡之土，徒有“漠然”这么一味来常伴了。油然升腾的无限愿念也随着飘雪浓成俯视而欣慰的同云了。我分明看到地白在倒活出一个人影来，她在我称之为冬的午后翩翩起舞。只喟叹舞时极短，短至无容许有一丝念想之隙。血脉呼吸轻颤之中的我同影儿消匿于雪底，片雪抚地之音将我静止，静止于那年那月那雪那影。

雪纷纷扬扬至茫茫之大。灰空里的雪羽肆意的飞舞，任意的飞集到我的棕色衣上，趁她们消融为明珠之时，我即用手一拍便轻轻落地，小半渗进衣襟里去了，却有种无法比拟的暖意遍至全身来。燃烧的血液与羽雪共舞，谁会在一旁用角徵的残余奏一曲悦我之心呢？我来来回回在院子里徘徊，循墙而走。学古人的风情轻吟关于雪的诗句，看看我能拾起几多欢愉吧！

当这北风卷雪渺无片响的时分，忽听到儿子琅琅的歌声。他对于我，较妻来说是最亲密的了。他是我另一个影子一个引起我无限欢乐上回忆的起点，这尽使我痛饮尽这温热未尽的醇酒，使我俯拾歌声里的温馨梦痕。我看了看妻子如她的名字一般将未来清雅起来。

抚慰着素雪的飘零，在清冷双绝的况味中，使一切已凝的，一切凝着的，一切将凝的，都软洋洋的在我温存下消融。这周边随年月的迁移变得索然无味了，如这年，这过年的人也都从缺从无了。

户外的尖风呜呜的独自去响。我依然随妻儿在这矮屋中嘻嘻而语，微泛的笑意伴着他们的脸颊将幸福最大化，最大化至永远。玻璃上偶沾几片鹅毛碎雪，更显得净明不滓。雪白的可爱，而我尤爱她的净，这净明还透着迷眩——一半留着雪痕，一半飘着雪华，上上下下，这迷眩难分的又尤为美满。外面的脚步声是听不到了，门也不会再“砰”的一声一佳人而至了。这里只有一个三人的世界：我，妻和儿子，哦！还有一个温馨如初的梦。

从不停止的时间依然匆匆。这雪如就烬的赤灰不致以内炎而重生烟火，枯寂的树木正孕育着止水一泓似的心境，这便是冬雪的妙谛。闲闲的意向，乍生乍灭，如行云流水一般不关痛痒，关注的只是目之所及的幸福吧。管什么一念不着的滋味，这幸福也只有常与雪为伴的人方能辨别的了。

暖气使我脸颊愈加炽热，飘零的暮雪使我的心越来越来明了。我到底还是出去走一走，面击烈着雪，脚踹动着雪，顶风快快的走，在四通的街衢闲步轻思，从一九九四到二零一四。

（闲至无趣，望雪而感，于儿子的捣乱下寥寥几言，愿伴时而去）

附：翩翩在半空里潇洒/我认定了我的方向/飞扬 飞扬/不去冷漠的山谷/不去那凄清的山麓/也不去荒街上惆怅/我有我的方向/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/认清了那清幽的住处/那里有朱砂梅的清香/那里是我的方向。